

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传说



95
K261.7
16
2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传说

钟仕民（彝）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068521



C

(滇)新登字01号

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传说

钟仕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南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字数: 130 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2-01351-2/K·179 定价: 3.20 元

目次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弘扬中华彝族优秀文化传统……………刘尧汉（1）

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

——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程志方（42）

前言……………（1）

一、母石崇拜……………（1）

（一）女人变的石头……………（1）

（二）母石与马樱花……………（15）

（三）大母石……………（22）

（四）母石……………（25）

1. 环州村祭母石（25） 2. “二月八”祭母石（28）

3. “三月十三”祭母石（32）

二、彝族母石崇拜及其它石崇拜……………（41）

（一）石虎……………（41）

（二）龙石……………（47）

（三）祭落水石洞……………（49）

（四）祭石神……………（52）

三、彝族先民羌戎崇石及其普遍意义……………（59）

（一）羌族和彝语支若干族的石崇拜……………（59）

(二) 国内外出土的母神像及诸多生殖崇拜之遗迹···	(72)
四、母石崇拜与原始文化·····	(84)
(一) 从母石崇拜看图腾的起源·····	(84)
(二) 母石崇拜与彝族神话传说·····	(92)
1. 彝族的阿普都摩神话(93)	2. 阿普都摩性别及
彝族天地万物起源观(95)	3. 阿普都摩与女娲(99)
(三) 母石崇拜与彝族诸多节日·····	(102)

(二) 国内外出土的母神像及诸多生殖崇拜之遗迹……	(72)
四、母石崇拜与原始文化……	(84)
(一) 从母石崇拜看图腾的起源……	(84)
(二) 母石崇拜与彝族神话传说……	(92)
1. 彝族的阿普都摩神话(93)	2. 阿普都摩性别及
彝族天地万物起源观(95)	3. 阿普都摩与女娲(99)
(三) 母石崇拜与彝族诸多节日……	(102)

一、母石崇拜

关于石和虎，彝语同音，为了便于区别，在音译汉时，我们就以史书上曾对两者的译法为依据，一些史书曾译虎为“罗”，译石为“砮”。

明天顺时（1457—1464）编《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蒙化府建置沿革》条记载：

初，罗罗摩及焚蛮居此。后（唐代南诏）蒙氏细奴逻筑城居之。

蒙化即今滇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罗罗”乃当地彝族先民，现仍自称“罗罗”；“焚蛮”乃当地白族先民。

明陈继儒《虎荟》（卷三）说：

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三《镇雄军民府》下“乌通山”条下“砮砌雄山”说，

蛮语“石”曰“砮”，鹿曰“砌”，凉曰“雄”，谓此山之石类鹿，而又高耸涛凉也。

镇雄即今滇东北镇雄县，所说蛮语即今彝语。

彝语称虎和石同音“罗”（“罗罗”是“罗”的叠称）或“砮”，为区别两者，以虎为罗，以石为砮；则“砮罗”为石虎。

（一）女人变的石头

女人变的石头彝语称“阿么特砮”。因“阿么特砮”和以下

将说到的“谿麻”、“谿达摩”、“谿摩”等石都位于武定县环州村境内，这里有必要先将有关环州彝村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云南省昆明市西接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属武定县位于州首府楚雄市东北邻。武定县环州村位于武定县城西北一百公里的金沙江以南。环州乡西北同元谋县境接壤，往北翻一山就是金沙江，渡江即进入四川省会理县境。

环州村彝名“凡冲”，义被围在岩里的村庄。其三面环山，村庄依地形呈鱼的形状，据环州村彝人中流传的故事说，居民选择在这里居住，主要看中的就是这块夹在山峦中的如鱼形状的盆地，以及村前、村中和村后流过的那几条小溪，先民们认为，这种地理环境人畜易于兴旺。

环州村现在为环州乡政府所在地，全村有四百多户近两千人，全部是自称“纳苏”的黑彝支系，历史上，这里是李氏土司家族的衙门所在地。李氏土司原来并不姓李而姓安，原籍系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人，系西昌安宁河畔溪龙安氏的后裔。《新纂云南志通·土司志》说：

环州甸土舍，其先安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从征叛酋凤继祖有功授土舍，传三世改姓李。

李氏家谱也记载：

一世祖安纳于嘉靖四十四年由建昌道宣慰司受爵奉调入滇，随征武定凤继祖著有大功，授环州甸土舍，准其子孙世袭顶替。

从中可以看出，李氏土司原为操北部方言的凉山彝族，到环州这种操东部方言的环境后，其语言也改操东部方言黑彝土语。

事实上，早在明朝以前，这里已经有彝族居住，传说中的沙氏部落和麻氏部落。有关两家的传说很多，这里就不作叙述。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麻氏部落”，“麻”确实是地道的彝族古姓氏，“麻”是东部方言的彝族对马樱花的简称，“麻纹”就是马

樱花。彝族对马樱花顶礼莫拜的情况将在后面介绍。这里说到的彝人以“麻”作姓氏，无疑源于马樱花崇拜。

传说中两个部落居住地相隔七、八公里，叙述环州村来源的古歌唱道：远古的时候，环州这地方，有两个部落：“沙家和麻家，沙家的住处，名叫‘凡吐靠’，（义白崖坪）麻家的居所，叫‘纹波都呆’。（义置木桶之地）……过了很久后，伍家才迁来，凤家保家来……明朝的以后，土司才迁来。”从中多少可以看出这里最早居民的情况。

“阿么特磬”系彝语称呼，“阿么”义女人，“特”义变，“磬”义石，全句义“女人变的石头”，俗称“母石”。此石在环州村以南三公里外的“来子山”（汉语称法）山顶上，其坐处海拔2700米左右，在环州众山当中也可算鹤立鸡群。“阿么特磬”是一个具备某些女性外部特征的青石，石高一点三米，未经人为加工过，“阿么特磬”无双脚双手，其表现女性最突出的地方是明显的双乳以及外凸的腹部。其现在立于石卷洞中，人们还在“阿么特磬”的底部垫了一块很大的方石，并且在象征阴道的部位凿了一个小洞，（后变成两个）以示女阴，专供求子者们伸手进去触摸。在这个表示女阴的洞中，有小圆石和小方石各一块，求子者伸手进洞时，先摸到圆石，预示将得男孩，反之将得女孩。据说，也有什么都摸不到的夫妇，即表示他们的祭祀并未感动母石，求子失败。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现在表示女阴的洞，是位于“阿么特磬”底部的那块方石上的，故洞很浅，一眼能见洞底。垫这块方石的时间为清末，是一些远方来的祈求者因不忍看到母石坐在潮湿的土上而给她垫上的。后来环州村姓仲的家族又为她盖了遮风避雨的“房子”。这些好事者的所为虽然使母石的居所焕然一新，却也改变了她的不少原貌。据老人说，他们幼时听长辈讲，原来“阿么特磬”虽然就坐在现在坐的地方，但是坐在土上，其底部和土相连处，有一个很深的洞，以示女阴，里

面有小圆石和小方石，供求子者触摸。相形之下，现在这个洞却不深也不宽。另外，还被凿了两个洞，以迎合触摸者所谓的男左女右的习俗。当地彝老认为，那些洞是汉人凿的，他们并不懂得彝族祭母石的习俗，只会照他们的想象乱来。

在“阿么特砣”所居山的附近，有被当地彝人称为“贵州颇”（贵州人）的汉族。

“阿么特砣”西侧，有一片平地，是祭祀者杀牲聚餐的地方，平地上有一棵特别留下来的树，被视为“咪司”，即“土地主”。其南北两边是陡坡，坡上树木葱郁。

“阿么特砣”主要是求子者们的供祭对象，另外，给儿女求名字，求平安的也来这里祭拜。“阿么特砣”是怎么来的，人们为什么要祭祀她呢？有这样几种传说。

一是说古时本地有一张氏家男子来烧晒干的树木，遇石女，男子遵嘱将其背上山后，石女许愿将来无儿女者来求必得，故祭她。（参考一）其二说此石女乃一倍受婆婆折磨的贤惠媳妇所变而成。（参考二）

但是，仅仅在环州村，对变石女者的身份有不同的说法，除以上传说中女主人公是一部落长的女儿外，也有的传说称女主人公为贫民的女儿，爱情悲剧正是从这里来的。（参考三）有意思的是，环州村周围的汉族中，也有此石由来的传说：一个由蛇变成的小伙子每天夜晚都偷偷来和土司家的女儿作爱，直至女方怀孕。事情败露后，小伙子变成了此石。（参考四）这个传说显然有讹，因照此传说，现在被供祭的石头应是雄性的，而周围的汉族现在都称其为石母。另外，传说中提到土司，说明这个故事时间比较晚，由此也可以说明汉族来这里的时间远在彝族之后。

1987年夏，笔者回家探亲，顺便约了几个朋友去观看“母石”。没想到那天居然还有一家汉族在那儿祭拜，他们一共四个人：一个老者，一对青年夫妇和一个小孩。据他们说，他们是附

近苦水管村的。我询问老者祭祀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儿子手上生疮，久不见愈，故来祭。我当时询问了“母石”的由来，他讲的故事开头和前述汉族的传说一样（原故事见参考四），末尾却有差异，这位老人说，土司家的姑娘开始并不知道和自己作爱者竟是由蛇变的人，当她瞧见被愤怒的人们砍碎了的蛇身时，晕了过去。醒来后，她的心碎了，从此她整天以泪洗面，忧伤无比。孩子刚降世，她就去蛇被砍死的地方喝“特矣”（一种传说中喝了会使万物皆变的水），从而变成了石头。

而那个刚生下来的男孩，因为土司家认为丢了他们的脸，于是被抛弃到山上。直到出现前述故事的结局，才被领回。而此时，人们才觉得那女子的确了不起，赶紧将石头抬上山供祭。

这个传说实际上在环州村彝族中也有流传，只不过彝族并未将它直接同“阿么特路”联系在一起罢了。

这些传说不一定能真正说明石崇拜的起源，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石崇拜的文化观念及其同生殖崇拜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祭祀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

环州彝族祭“阿么特路”的时间主要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三。另外当月三日、二十三日也被认为是祭祀的吉日。选择在春暖花开，万木复苏的佳季祭石求子，当然是有它自己的意义。在环州彝民的心目中，农历三四月是孕育的佳季，这可以通过邻近东坡乡现在仍流行的“四月人”节日看出。过去，每到这个节日，邻近几十公里的彝民都聚集在东坡附近的山上，跳脚、对歌。夜晚，篝火燃烧，活动达到高潮，意中人在山上野合。这种古老的习俗现在还能零散地看到一些，现代文明正逐渐抹去旧的痕迹。节日的地点也从山上移到了城镇。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选择在这个季节求子的深层含义。

现代的人们对为何选择在农历三月祭石，已经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了。有些老人认为，选择这个日子，同前述故事中男的出征

后于三年三月三日后归来有关。也有的老人认为，传说中女子去喝“特矣”的时间正好是那年的农历三月十三日等等。

1989年农历三月十三日那天，笔者赶到“阿么特路”那儿，当天来祭祀的，有七十三户，求子者十七户，求平安的三十四户，求名字的十八户，感恩的四户。这些人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也有部分教师和个体经营者。例如安××，彝族，35岁，是附近村子里的彝族教师，先后已来过四次，原因是其妻子曾一度未孕，而来这里求子后有了现在的两个孩子。这次他来，一方面是祈求“阿么特路”保佑他一家一生平安；另一方面也感谢“阿么特路”赐给他家儿女。我问他，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对此是否发自内心地相信。他苦笑着说：有些事是很难一下子就说清的。生在这个环境，你能不相信？何况大家都还有老人，他们总是要求我们每年都来祭拜。

那天的来人中，还有几位有几十年教龄的教师，有的还是教初中的，相形之下，安姓的这位教师的种种想法就无可非议了。

我还问了本村一位杨姓的个体户，他十分爽快地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此人已经断断续续来了十多次了，他认为，祖先是具有相当的聪明智慧的，既然祖先认为母石可以给人们子女，这不可能是假话。再说，人们世代代来这里祈求子女，如果一点都没有灵验，此习俗怎能世代相传？他认为，如果笔者还在村里，也会到这里来的。他还开玩笑地说，“你不相信‘阿么特路’的灵验，你敢在这里犯禁忌吗？”

在母石那儿有许多禁忌：不能直接伸手触摸母石，不准随便搬动母石周围的东西，不能在母石周围说不吉利的话或脏话，不能在母石周围大小便或放屁，更不能随便移动母石或将母石放倒等等……

据说60年代末，“来子山”附近叫滔谷的村庄里，有一董姓的傈僳族男子，为了表示自己决不相信迷信，曾来到母石那儿，

将母石侧边的一块伴石（据说也是一块母石）推滚下山去。不久，这位男子的妻子便得急病死了，接着儿子也死了。这位男子明白了此非久留之地，就到远处的元谋坝子做上门女婿去了。今环州人训斥不相信母石灵验的人，往往以此作为例子。

1989年农历三月十三来这里的，还有笔者的母亲和妹妹。妹妹1987年从环州村嫁到邻近一个名叫吝车的村子里，1988年秋生一女儿，这次她就带着女儿到“阿么特砣”这儿来祈求保佑一生平安。同来的有她的丈夫、公婆，还有舅舅（当地小学教员）。我母亲是从村里赶去山上同他们会合的。笔者也是当天上午八点半才赶到环州村，到家里一看空无一人，来到二哥工作的单位，二哥说母亲可能已去山上，我怕失去观看的良机，也顾不上吃饭休息，买上几瓶酒急忙往山上赶。一路上都见去“阿么特砣”那儿的人。人们赶着马或毛驴，驮着炊具肉食，或者提着祭鸡，背着孩子，象去赶集市一样，非常热闹。

笔者根据当天的所见，有选择性地记录了十多户人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形式大致相同，其顺序为：先在“阿么特砣”面前铺散松毛，烧香，将香插于“阿么特砣”的前后左右。然后搭树枝门，在树枝门下摆几个彝语叫“砣勿”（即“灵石”）的圆石，燃火于上边。再将祭鸡等祭品从树枝门下的圆石上穿过，由持鸡者向“阿么特砣”拜上几拜。拜毕，拔去树枝门，正对着“砣阿么特”宰鸡，将鸡血洒于其前方的香炉上，鸡毛贴在“阿么特砣”前的石柱上。肉饭熟后，以四碗饭供奉于其前。主持人念经。祈求者须恭敬地立于旁边，主持人叫磕头就磕头。如果是求子者，这时可伸手于女阴洞内摸，触摸到圆石，预示将得男孩，反之即得女孩，没摸到什么者，被认为是求子失败。只能待来年的此时再来祈求。仪式毕后全家一起用餐，然后返家。

现根据以上讲过的几类祈求的内容，每类选两例记述于下。

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户”，其人员并不完全来自一个家庭，它可以有亲朋。另外，每户有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也是各祭户的主要人物，可男可女，他（她）的职责为自始至终主持完这场祭祀活动，包括烧香、宰鸡、念经等等。现在对主持人的身份已不加限制，一般人也可以，只要懂一般的祭祀规矩，懂得几句祭经即可。据老人说，过去的祭祀仪式要复杂得多，主持人以祭司为佳，或至少也是很内行的中老年人，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解放前，环州李氏土司来这里做祭祀，规模很大，程序也比较复杂。现在却看不到复杂的程序了，每户的人员也很杂，所以有些一户就达十多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纯粹是来凑热闹的。

1. 求子类

祈求者为一对年青夫妇，男的叫杨树才，彝族，27岁；女的叫阿干，彝族，24岁。祈求原因是小两口结婚三年未孕。我问小两口来过几次了，男的答两次，他说去年伸手进表示女阴的洞里时先摸到圆石，但到了今年他的妻子仍未有孕。他把原因归于他们的诚心还未感动母石，故今年又来。女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谈话时，她一脸的羞涩与歉疚，似乎未生育的原因全在自己身上。

他们祭祀时的形式大多和前述的相同，这里叙述时就略去了前述过的那部分。祭祀开始之初，主持人持鸡磕头时，夫妇同时跪下，主持人向母石大声报上祈求者夫妇的姓名，然后口中念词，大意是：“石头祖母呵，树是你栽下了，这树没争气，花倒是开了，就是没结果。今天又求您，赐与他果子，这样好看了。千年祭祀您，万年感您恩”。念毕，主持人喊道：“好了，好了，石祖母答应给你们子女了，但不知道你们的心诚不诚。”随即让女方将手伸进表示女阴的洞中摸。结果阿干说先摸到圆石。和去年的结果相同。到了献饭菜的时候，主持人说道：“石头祖母呵，你是看着的，杨树才阿干俩给你献一点饭菜，他们想着您，

他们挂着您，今后年年是如此；石头祖母呵，树开花结果，才说它好看；人有了儿女，才说他幸福。我们祈求您，赐他们儿女。”念毕，大家共同进餐，这对夫妇也很满意，大家兴高采烈地讲着祝福的话，希望他们早得贵子。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所述的祭词，用彝语表达，更显得抑扬顿挫，优美入耳。但译成汉语后，就有些显得平淡无味了。这除了笔者的翻译水平外，语言的差异也有较大关系。

另一户祈求者为高志荣和李洪芬，小两口结婚已五年，女方一直未孕，遂来求。高志荣和笔者是同学，他高中未毕业就回家参加劳动去了。他说已连续三年来这里，这次和他们同来的，还有女方的母亲和主持人张福顺。高志荣说，在以往两年的祈求中，女方都摸到了小圆石，却无结果。女方的母亲告诉我，原来她的弟弟也结婚三年未孕，在这里求子后，连生了五胎，有二胎成活。她认为，只要心诚，石祖母一定会赐给人们儿女的。这位老人在祭祀前谆谆教导女儿，让她不要胡思乱想，要一心一意地祈求石祖母的帮助，因为石祖母能探清每个祭祀者的内心世界。这次祭拜，高志荣的爱人又先摸到小圆石，但他们表示不在乎摸到什么，说只要得到孩子，男女都一样。

因求子的仪式同前述的相同，故不多赘述。

2. 求平安类

普志雄夫妇。普志雄年满23岁，很健谈。由于笔者同他较熟，一见面他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结婚时因结婚年龄未滿而被罚款。他妻子头一胎生个女孩、一个月不到那孩子就死了。他认为没有来拜祭“阿么特路”是主要原因。第二胎也是女孩，这回可不敢疏忽了，生下来的当年的农历三月十三，小两口就赶紧来这里求“洛阿匹”（石祖母）保佑，已连来了两次，现在孩子一切都很正常，也很乖。笔者看着这个快满两岁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静静地睁着眼睛，似乎在证实其父的话。

祭祀形式同前述的差不多，但祭词不同。大意是：“无所不能的石祖母呵！我们的种子您已赐给了，还求您多保佑，让他们平平安安地成长，让他们长寿。我们祖祖辈辈感您恩，祖祖辈辈祭祀您。”

另一户是王志平夫妇。他们来这里祭祀已9年多了。38岁的王志平告诉我，他和其妻结婚三年多，未孕，来这里求过子。到第五年时，终于得到一个儿子，之后，又有了一个女孩。于是他转而来求孩子平安，9年多来从不中断，两个孩子也果然平安无事。这次两个孩子都一起随着来到这里，并且和父母一起跪在母石边，祈求致谢。王志平毫不隐瞒地说，他今后还会来。

3. 求名字类

张连国夫妇。张连国的妻子于1988年10月生了个儿子，但经常啼哭，特别不肯睡，于是次年三月十三来到这里，祈求“石祖母”赐给一个名字，后取名“谿云”，“谿”义石，“云”义睡，即求母石赐给他安睡。幼孩凡在“阿么特”那儿祭拜取名的，名字中必有一个“谿”字，意思是说其名字是石祖母赐给的，石祖母会保佑此孩子一生平安。所以环州人的彝名中，带有“谿”字者很多，如“谿能”、“谿好”、“谿会”等等。这种彝名中有“谿”是拜石后取的名，至于“能”、“会”、“好”等是汉音汉意，是现代彝人受汉族影响的表现。老人的彝名中，这种现象不多，如“阿谿”、“谿局”（“局”义想）等，都纯粹是彝语。

祭祀礼仪和前述不同的是：求名开始时，主持者要大声报上祈求者的姓名，还必须简要叙述来祭祀的原因。当主持人认为母石已答应帮忙时，即让一个妇女躲在“谿阿匹”（石祖母）后边，当主持人问石祖母赐给什么名字时，躲在其后的妇女就说出一个双方早商定的名字，即被认为是石祖母有灵给的，这名字就是其一辈子的彝名。

对于“阿么特谿”的灵验，大多数老年人深信不疑。笔者在环州村询问了很多老人，他们都认为“阿么特谿”能实现人们的愿望，主要是祈求时要诚心诚意。他们还能举出很多所谓灵验的实例。而现在的年轻人已有不少不信这一套了，他们也能讲一些大道理，还能举出不少“不灵验”的实例。在环州村，有几个很突出的例子。夫妇结婚多年了，因未孕，就求助母石，但祈求多年，那梦寐以求的子女并未呱呱坠地。我访问过一对夫妇，大家彼此还是亲戚，他们结婚8年了，未孕。去“阿么特谿”那儿也有5年，但一直不见效。我问男主人是否去医院检查过，他说去过，结论是一切正常。我又问对“阿么特谿”的灵验是否有过怀疑，他叹口气回答：怀疑又怎么样，这也是希望的希望之一。我本来还想问女主人公几个问题，但我和男主人公谈话时，看到她极不自然的神色，于是放弃了问她的打算。

类似他们夫妇的例子，在环州村还有几对，他们后来的选择都很相似：入基督教，去接受所谓上帝的恩惠和惩罚。

环州村信基督教的人在这几年发展迅速，1989年已达百人，这种状况使原始宗教开始受到严重冲击，故到“阿么特谿”那儿的人正逐年减少。

在“阿么特谿”对面，隔一条河谷，屹立着一座和“来子山”难分伯仲的大山，彝称“槽窝白”（“槽窝”指一种树）。

“槽窝白”山顶和“来子山”的“阿么特谿”对应的地方，也立了一块石，以代表“阿么特谿”，供那个附近小村子的彝族供奉。那个附近的小村子在“槽窝白”后边的半山和山脚，主要是名叫卡莫、阿卓的彝族村子，虽离环州村相隔不远，但行政区域归元谋县管辖。

当地彝族认为，在“阿么特谿”正对面的山上立石代表她，同样有灵验。这样，可免走10公里以上的山路。所以每年农历三月十三，当许多人在“阿么特谿”面前祭拜的时候，对门那座山